■ 政德镜鉴㉞

他因“刚直嫉恶”，屡次得罪权贵，虽经两次贬谪、三次下狱，爱民之心犹不改，气节心志终不屈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强项令”。当国家边疆遭难，他不顾古稀病体，经略西陲，赴边驻防，闪耀生命最璀璨的华章。

秦纮：朝做不屈强项 暮担西陲边防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本报通讯员 傅子栋

500多年前，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，步履蹒跚地回到故乡单县黄堆集。年近耄年的他从西陲边疆而来，皮肤干枯没有血色，身躯佝偻而不高大。

他叫秦纮，曾任三边总督，驻守陕西固原。当地人将他视为巨人，呼为“秦公”。当他离世后，褒奖和美誉更是接踵而来，形象也日趋伟岸。

“先祖秦纮是个性情率直的人，仕途屡遭顿挫，频繁沉浮，但他从没有对国家心生怨念。正因为心存民与国，所以76岁还不辞艰辛，披甲戍边。”秦纮嫡系后人秦念收(字乙翔)说。

“持节守廉，誓死不改”

明代宗景泰二年(公元1451年)，又逢三年一度的春闱会试。与以往的祥和气氛不同，这次会试是在极不平静的环境下进行的。

帝国刚刚经历了“八十年未有之变局”。两年前，踌躇满志的明英宗御驾亲征，想建立空前的军功，却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俘虏。为他殉葬的，有50万明军精锐，以及大批朝廷重臣。明廷赖以维持的精英集团几乎被扫荡一空。消息传到北京，有大臣提议纳币称臣，有人建议迁都避乱。一时间谣言四起，人心惶惶不安。

危急时刻，重臣于谦联合多位大臣，拥立英宗的弟弟称帝，并四处散发檄文，调集各地军兵前来勤王。第二年，守城明军经过多番苦战，终于击退了瓦剌军队，京城局势才转危为安。

重臣殉难、精锐死亡、外敌嚣张，惨痛的教训近在眼前。为国抡才的春闱急需择取卓越的守边将才。所以在依旧侧重儒家经典之外，考察“兵事才能”的分量也很重。

应试该科春闱的举子中，有一位来自山东单县的25岁青年，名叫秦纮。他当时寄居京师苦读，亲眼看到百姓流离、兵燹余烬，心里颇为感伤和愤慨。

秦纮应该不知道，与他年齿相同的另两名举子正从河南、河北朝北京进发。而他们三人，未来将陆续出任西北的三边总督，共同闪耀于守边名臣的苍穹中。

会试过后，再行殿试，最终张贴金榜。同为25岁的三人皆榜上有名：山东人秦纮、河南人马文升、河北人王越，皆为三甲同进士，且名次相差不远。

冥冥之中的巧合还在继续：考中进士后，三人仕途起步再次相同，都被授予监察御史。秦纮任南京监察御史，马文升任山西监察御史，王越任浙江监察御史。

三人上任后，履职作为也很相似，都积极廓清吏治、检举贪官，所以史书评价也都是“风裁甚著”。但三人于相同之外又有些许不同，而正是这“不同”，注定了秦纮未来仕途起伏不断，屡遭困难。王越和马文升在地方，弹劾的对象是贪渎的地方官；而秦纮在南京，却专挑最硬的石头得罪——他喜欢弹劾太监。

南京司牧局太监傅锁儿是秦纮第一个弹劾的宦官。傅锁儿负责管理粮草，却监守自盗，侵吞官粮“豆三万余石，草三万余包”。这些粮草有的被他用来饲养牲畜，有的寄存民居，准备出售牟利。秦纮上疏弹劾，并将傅锁儿送往南京都察院治罪。此后秦纮“锄奸益切，豪强敛手”，当地治安大为好转。

景泰六年，四个太监受朝廷派遣，到江南采购翠鸟羽毛和各种鲜鱼。秦纮又上疏朝廷，认为如今“江南岁歉人贫”，朝廷应当做的是“救灾恤患”，而不是搜敛无用之物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将太监悉数召回，还下拨了救灾物资。虽然百姓蒙福，秦纮却因此和宦官彻底决裂。同僚劝秦纮少露锋芒，他却不以为惧，言：“御史自我得之，自我捐之，何悔之有?”自信中还流露几分霸气。

同僚不幸言中，挫折如期而至。第二年适逢外官考核，内廷宦官攻击秦纮尸位素餐、碌碌无为。虽有同僚上疏求情，秦纮仍被贬为湖广比容的驿丞。从御史被一贬到底，秦纮没有流露多少感伤，却对朋友表露心意，“持节守廉，誓死不改”。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此语秦纮终生践行。

到达比容驿站后，秦纮在马厩旁搭三间茅屋，命名为“安遇轩”。安遇，即“随遇而安”，其直爽豁达可见一斑。

因为驿站位置偏僻，事情省简，秦纮平日无事可做。他白天驿站当值，读书度日，傍晚泛舟江湖，垂钓为乐。当地官吏怜悯他贬谪而来，陆续登门惋惜宽慰。秦纮却对他们道：“汝视之不幸，吾视之大幸也。”

天顺元年(公元1457年)，此前被代宗软禁的明英宗通过“夺门之变”，成功复辟皇位。前朝被贬谪的官员被重新起用，秦纮也“大幸而来”，被调任为河北雄县知县。

秦纮经此磨难，自认为心态成熟多了，“器量渐宏，去就渐轻，识趋渐明”。但从他以后抓捕宦官、顶撞王爷、抗礼汪直、弹劾外戚来看，刚烈本色其实始终未变。

敢责罚宦官，敢弹劾皇亲

秦纮赴任雄县，想着身为父母官，其职应在“敬神恤民御吏”。所以他兢兢业业办公，踏踏实实办事，想法设法给百姓减免杂费、增加收入。雄县百姓有感清官能吏难兼得，对秦纮拥戴喜爱。

可没想到，秦纮不久就被下了诏狱，还差点死于非命。

原来京城宦官到雄县打猎捕鱼，侵扰地方，百姓对他们非常厌烦。秦纮将他们捕获，并予以杖责，赶回了京城。结果，宦官诬陷秦纮抗拒朝廷。震怒的英宗将他下诏狱，即将拟判重罪。

身陷囹圄的秦纮无力自救，忧心忡忡的百姓却行动起来。

五千多位雄县百姓，徒步来到北京为秦纮申冤。他们围坐衙门外，呈递请愿书，敲击登闻鼓，哭泣哀求，景象令人动容。英宗见秦纮如此得民心，就顺势赦免了他。但为了表示惩戒，还是把秦纮远调陕西府谷任知县。

府谷县在今日陕西省的最北端，明朝时是“极边戎马之地”。秦纮赴任前，这里连年遭到鞑靼侵略，“民不得安生，官难以保夕”。秦纮严守边防，击退了小股敌人侵袭，府谷县“戍鼓不鸣，民出一百里任意耕猎”。

到明宪宗即位，秦纮在西陲的仕途开始顺达起来。他先迁葭州，后任秦州知州。

上任秦州前夕，秦纮来到西安拜见巡抚项忠。项忠担心秦州民风彪悍，秦纮恐怕难以胜任，便叮嘱他：“尔到，有放刁者，便打死。”秦纮却大不以为然，委婉谏言曰：“谁都厌恶刁民。但清官厌恶他们害人，贪官厌恶他们害己……如果随意打死，可能正中贪官下怀。”项忠闻言，哈哈大笑，忍不住对秦纮刮目相看。

成化二年(公元1466年)，秦纮的老母病故，按例当返乡丁忧。秦州百姓和陕西巡抚连番上疏，要求对秦纮夺情留任，但未获应允。等秦纮服阕赴京，秦州百姓又呈递三本奏疏，还是要挽留他。吏部起初不允，但秦州百姓锲而不舍，最终现任知府调任他处，秦纮再任秦州。他很快升任巩昌知府，转任西安知府，再升陕西右参政。

成化十六年，秦纮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职务巡抚山西。当地庆成王之子、镇国将军朱奇涧，贪暴成性，强取豪夺，草菅人命，多任巡抚都因畏惧权势而不敢追究。秦纮不怕他的威胁，上疏揭发罪行，结果反被庆成王诬告贪腐，被第二次缉捕下狱。

宪宗顾忌庆成王的皇族身份，又深信秦纮的品性，所以让法司秉公处理、核查实情，并令宦官尚亨查抄秦纮的住宅，看看是否真的贪污巨款。

法司经过一番调查，发现诬告秦纮并无实据。而尚亨努力查抄，也仅得几件破旧衣服而已。宪宗叹息道：“纮贫一至此耶?”于是赐他万贯钱嘉奖，并削去朱奇涧等人爵位，庆成王也被削夺三分之一俸禄。

宪宗改任秦纮为河南巡抚。他虽然已经一次遭贬、两次下狱，但脾气还是没怎么改。当时太监汪直权势很大，他每次外出巡视，巡抚之类的高官都要对他卑躬屈膝，唯恐礼数不够周到。只有秦纮敢与他分庭抗礼，汪直反而对他很恭谨，认为他是个贤达的人。汪直虽然很给面子，秦纮却不领这个面子。他参奏汪直出门所带侍从过多，骚扰郡县，有伤朝廷形象。后来宪宗以此责问汪直，汪直机智道：“(秦纮)能疏直，直是以贤之。”

不多久，秦纮又调往北边重镇宣府。宣府地处防御蒙古部落的前线，秦纮修城堡，练士卒，使宣府边备大为增强。他的守边才华，初步得以展现。

成化十七年，蒙古部落数万骑兵入侵大同，劫掠宣府地区。秦纮率军奋力迎击，击败敌寇。不久，蒙古骑兵又劫掠当地兴宁口，秦纮与之接连交战，迫使其退去，并追还被抢掠物资。宪宗亲下玺书，褒奖秦纮的功劳，升其为左佥都御史，还赐银二十两，又调升为户部右侍郎。

户部侍郎任上，秦纮得到内阁大学士刘珝和吏部尚书尹旻的赏识。因三人都是山东籍同乡，所以偶尔会在一起坐而论道。刘阁老称赞秦纮在边地政声斐然，并询问施政的取舍。秦纮谦卑地说：“某未尝无过，但能知己之过。某本无所长，但知用人之长。”尹旻听后，高兴地赞赏他“此宰相之度也”。

没想到，这句赞赏却给秦纮带来了灾难。当时内阁首辅万安谋划驱逐尹旻，闻听此话后就诬陷秦纮为尹党。最终秦纮被贬为广西右参政。友人前来送行，他却乐观地说：“升沉，命也……万(安)必不久于朝，万去予必起也。”

忠勇劾外戚，坦然归故乡

事实果如秦纮所言。不多久，明孝宗即位，一贯油滑的万安被罢免。

弘治元年(公元1488年)，在吏部尚书王恕的推荐下，秦纮升任左副都御史，并监督漕运。

第二年，秦纮升右都御史，并总督两广军务。针对两广的复杂情况，秦纮上疏言三事：削夺镇守太监和武将权力；各府财政须审计检查，杜绝贪污之源；编制保甲，设立礼学，以绝盗源，以振文风。

秦纮于宁夏修筑的红山堡遗址

秦纮的建议，孝宗全都允准。但秦纮在两广的整顿，触动了权贵利益，引起他们不满。安远侯柳景在两广贪污军饷，贩卖私盐，虐杀百姓，被秦纮揭露下狱。有人提醒他：“柳景根深势大，恐被反诬。”秦纮见广州百姓欢声如雷，便回道：“若与两广除此豺狼，就罢职固所愿也。”说完这些，63岁的秦纮就亲自率军剿平叛匪去了，对这件事毫不在意。

柳景在狱中果然诬陷秦纮残暴淫虐。孝宗担心秦纮心里有意见，便下文宽慰，同时令严加审查，结果柳景所诬毫无佐证，法司按例判处他死刑。但柳景是周太后姻亲，太后在孝宗面前替柳景辩白。孝宗听信谗言，将秦纮逮进京审问，结果还是证明秦纮清白无污。看在周太后面上，孝宗将柳景削爵闲住，而秦纮也被罢官归乡。

回乡之后，秦纮觉得：“四十三年身羁樊笼，一旦得脱何其乐哉?”他经理家政，和睦亲族，开始享受闲适的暮年生活。

但朝野上下却为秦纮鸣不平。吏部尚书王恕和百余名官员联名保奏，秦纮因而被改为南京户部尚书。

秦纮上任后，虽然依旧兢兢业业，但似乎对此前遭遇无法完全释怀。又因为年纪老迈，他开始不断上疏要求致仕。但每次朝廷总以他“身体康健”为由，希望他能继续为国分忧，甚至还有人举荐他再次总督两广。弘治十一年，秦纮因次子病故，陷入深深痛苦中。他再次向朝廷请求退休，这次皇帝终于应允，赏赐他“请着驰驿还乡，有司月给米二石，岁拨人夫四名应用”。

如果没有尔后的边疆警情，秦纮的暮年人生当在平淡中走向终点，应不会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。

“凡百安内攘外之策，无不修举”

弘治十四年，鞑靼入寇，大败明军，直逼平凉，西北防御全线告急。兵部建议设大臣一名，开府西北，节制当地军队，统一防守力量。朝臣接连保奏秦纮，认为他“宿望老成，练达戎务”，用兵有术，指挥有素，可比老将廉颇。

秦纮在故乡，也听说朝廷有重新起用他的意向。有族人提醒他：“若是赴京便去，或是巡边便辞。”秦纮却正色道：“某一生不捡便宜。今胡寇猾夏……正臣子效命之日。若在京，不过安享富贵而已。”原来他早就抱定决心，一旦国家需要，他就暮年为国守边。

孝宗颁诏，任秦纮为户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总制陕西三边军务。秦纮日夜兼程，赶到总督驻地陕西固原。他首先亲自掩埋阵亡将士尸骨，祭奠阵亡将士英灵，抚恤阵亡将士家属，再为有功将领叙功，参劾整治败将之罪。很快“申明号令，军声大振”，危急的局面得到缓解。

受任危难多事之秋，76岁的秦纮却满怀壮志，他作诗《西行至固原》道：“一第登庸五十载，几番黜逐几超迁。达官固守寒儒节，文吏常兼大将权。倦鸟归来方敛翼，回莺合起复行边。从今再试平胡策，百二山河保万全。”豪言壮语，表达了他“老骥伏枥”，志在御边护民的决心和壮志。

秦纮虽已是夕阳老翁，守边却尽心尽力。他巡查边疆防御，勘验防御漏洞，随后上奏朝廷：固原为陕西通虏之路，驻守官军只有1800余人，且散守大小城堡24处，兵分势弱，不利防守。他建议朝廷增派兵卒扼守固原要塞，由善于领兵的将领节制，应能无虞。

当时，固原人烟萧条，“城隘民贫，兵力单弱，商贩不至”。秦纮便在固原旧城基础上，增筑了外关城，拓建固原城二十里，并设有关门四座，南曰“镇秦”，北曰“靖朔”，东曰“安边”，西曰“威远”，其名都寄寓边疆安泰之意。他还在城外疏浚堑沟，深阔各有二丈，固原遂成为三边重镇。他还积极推演古法，制造火器，并制作战车，名曰“全胜车”。明孝宗“诏颁其式于诸边”，加以推广使用。

秦纮认为：“御戎之道，当以守备为本。”自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后，他根据地理形势，将西陲延绵千里之地，划分为四段设防扼守。他提醒朝廷：“如此处置，则贼无入路。就令能入，跋涉路远，人马力疲，况各堡屯兵随处设险，我欲夹攻者易，贼欲入寇者难。”他还大兴屯田，为四段上守卫的军丁提供粮食，“使之旦耕且守，依坚城，以为家，将使食足而兵强矣”。

秦纮深知，持久防御的根基是稳定的物资供应。如果鞑靼进攻，朝廷军饷迟迟不至，西陲守卫将不战自溃。他在修缮完固原城墙后，谕令固原军民，“愿求外城之内地为居室、铺署，听输粮入官，授之以地而有差等”。当时，固原盐引批验设在外关城，人们“以为其地乃商贩之所，走集，又通盐利，众皆乐从”。谕令发布后不满一月，“商旅日集，官征真直，岁可得银四五万两。”

弘治十六年，秦纮在固原城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座关城内，设置盐厂五座。从此，固原城“商旅云集，物货流行，人有贸易之利，官得经费之资”。商贸兴隆，物资充盈，百姓生活好转，军营粮草满仓，因而“人以成为家而乐于趋役，军以将为胆而自奋战心，内可以壮根本，而外可以固封疆”。

固原地处边陲，常有兵革之忧，所以经济凋敝、文化落后。秦纮驻节固原，在整饬边备之暇，看到固原城“庙学草创，狭陋弗称”，便计划恢宏开拓，画图增修儒学学宫。弘治十六年，秦纮令人增修固原州儒学学宫，以通盐利所入之银，选择城中平整宽阔之池，建造大成殿八楹，高四丈，另有其他大小房间如数。当工程基本完工时，秦纮受命回朝。临行，秦纮将未完之工，托付属员高崇熙完成。自此，固原地区“诗书之化，人才彬彬焉相继出矣”。

秦纮在固原经略三年，虏不敢犯，“四镇晏然……经略冠群公”。他离任前，计督修城堡关隘14190处，铲挑山崖3700余里。可谓“屈力殚虑，大展所蕴。凡百安内攘外之策，无不修举”。

“文武兼资，伟哉一代之能臣”

弘治十七年，79岁的秦纮感觉躯体老迈，再难料理边务，便恳请朝廷择能员代己。孝宗下诏褒奖他的政绩，提高他的退休待遇，“有司月给米四石，岁拨人夫八名应用”。

虽然朝廷给予莫大的恩宠，秦纮却始终安之若素。他生性简朴，不事奢华，无论是在野还是为官都清廉不改。青年时在京读书，他生活极为清苦，“已停月粮，贫寒尤甚，每月裁节，止用银六钱，以易薪米，仅得延命而已”。后来被庆成王诬陷，宦官抄家也只搜到几件破衣服而已。因遭柳景诬陷而免官后，居乡时常要靠亲族赈济。后来暮年守边，权威日重，可“所居仅蔽风雨，妻孥菜羹麦饭”，与从前一无所别。

归乡次年，80岁的秦纮病故于家。新即位的明武宗赐他祭葬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“襄毅”。

秦纮去世后，世人对他的操守和政绩都给予很高的评价。如后任三边总督杨一清说：“秦公文吏，其所治边，虽古名将何以过之?”明武宗时内阁首辅杨廷和赞赏他“许国之心，老而弥笃……始终全节，可谓一代名臣”。明末史学家谈迁感慨道：“屡挫不屈，惠泽及民，始终全节，称一代完人。”就连明末“睥睨天下”的怪才李贽，也由衷地敬佩秦纮，称他“刚毅廉介……不改其旧”。

清代编修的《明史》对秦纮也不吝溢美之词：“经略著西陲，文武兼资，伟哉一代之能臣矣。”

也许百姓的怀念，是对秦纮最大的肯定。他离任两广时，当地百姓为他建生祠，祈佑他健康延年。而固原士民更是对这位古稀老者深切怀念，嘉靖四年(公元1525年)，秦纮离任二十年后，“边人思公不置，欲立祠固原祀公”。固原监生马文辉等人，呈请于陕西三边总制杨一清。杨一清深表赞同，在固原州城南二里许，兴建“秦公祠”，“又作堂凡三楹，重门周垣，而堂之正位则秦公之像设焉”。百姓来此祭祀，瞻仰雕像，缅怀他在固原的政绩。

“祖先竭诚为国，这是最值得我们后人骄傲，也最值得我们继承的地方。”秦纮后人、单县民俗馆馆长秦闪云说。

秦纮画像

相关阅读·

西北的三边总督肩负着保卫西陲的重担，出任者往往都是不避危难的忠臣重臣。其中王越、马文升、秦纮三位同龄人同年陆续出任；名臣杨一清三度出任，皆传为佳话。

杨一清：三度出任三边总督

□ 本报记者 鲍 青

陕西三边总督，为明代四大定设总督之一，在明代政治、军事方面作用关键。

三边总督的诞生，应运于西北日益恶化的形势。自“土木之变”后，蒙古部落开始大规模进入河套地区，并不断侵扰陕西，有时更深入内地抢掠，西北边防形势严峻。当时明廷虽然在甘肃、宁夏等地都设有边防，但由于各处互不统属，“遇事各为可否，有警不相救援”，导致各自为战，互不救援，无法形成合力。往往蒙古骑兵入侵，各地战则势寡，守则力弱，战事频频失利。

有大臣建议，可在西北设置一员大臣，将各处防御力量统一协调，进而“诸将同心，以守必固，以战必胜，而边方可安”。

宪宗成化十年，特设总制府于固原，以都御史王越“总督各路军马兼管钱粮，总兵、巡抚等官悉听节制，便宜处置”，三边设总制自此始。王越是秦纮的同年，也是第一位三边总督。但此时三边总督还不是定制。数月后，王越以疾回京，另一同年马文升代为总制。不久马文升赴京任职，总制官被革除。

孝宗弘治十年，蒙古部落大肆进犯甘肃，廷议复设总制，重起王越为总制官。次年王越卒于甘肃，总制又被废除。四年后，秦纮总制陕西固原等处军务，开府固原。又三年，边境晏然，秦纮因老迈召回京，总制再度被革。

王越、马文升和秦纮同龄且是同年，又相继出任三边总督，不可谓不是巧合与佳话。

而在秦纮任后，出任三边总督的为一代名臣杨一清。他三度出任三边总督，每次都是扶危救难，也成为一段佳话。

武宗正德元年（公元1506年），三边总督再次设置，陕西巡抚杨一清总制各处边务。

为了防御蒙古骑兵南下，杨一清向朝廷介绍西北防御的难点，即蒙古骑兵巨大的机动优势。他们动辄数万人，乘坐快马来去如风。如果朝廷提前调集军队，军费开支将非常庞大；如果临战再调集军队，又根本来不及。所以他建议：可以修筑长城、加固隘口，增强边疆的守备力量。

杨一清的建议得到了明武宗的支持。但他个性耿直，不愿依附阿谀刘瑾，埋下了日后的隐患。当杨一清着手修筑长城，才刚完成四十里时，恼怒的刘瑾就诬陷杨一清“冒破边费”，将他逮下锦衣狱。长城还未修筑，主将反陷牢狱之灾，西北文官武将面面相觑，陷入混乱。之后，幸得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的斡旋解救，杨一清才得以安然出狱。但他无法再担任三边总督，只能请求致仕归乡，而且还被罚了六百石米。

杨一清乞退后，总制官又被罢设，各镇防务再度陷入无序中。正德五年，驻藩宁夏的安化王以讨伐刘瑾专权为名起兵，他“移檄数刘瑾罪”，西北震动。此时朝廷又想到赋闲在家的杨一清，以右都御史身份起用他为总制宁夏等地军务，负责统兵进剿叛乱。这是杨一清第二次出任陕西三边总督。

皇帝这次起用杨一清，刘瑾依旧从中作梗。但因朝臣一致推荐杨一清，刘瑾这次只好屈从于公论。杨一清日夜兼程，过固原未停留，直趋宁夏，很快平定了叛乱。杨一清镇守三边，后因功晋升武英殿大学士。数年后，他以身体有恙为由再度致仕归乡。

嘉靖三年九月，吐鲁番侵犯陕西。时任给事中章侨上疏：“臣谓今内阁可无一臣，而(陕西)三边不可无(杨)一清。”当年十二月，朝廷再次起用杨一清，下诏他总制陕西三边军务，当时朝野对他出山收拾局面兴奋不已，将其比为唐朝名将郭子仪。这是杨一清第三次出任陕西三边总督。

杨一清这次驻节固原，总制三边，距离第二次离开已有十五年的时间，此时的他已是七十余岁的老人了。

嘉靖四年深秋时节，杨一清离开固原回京，写下著名的长诗《开府行》。一首《开府行》，涵盖了他一生三次驻边的心路历程，包括对“人生去若朝露”的感慨，“当年从公至关道，我是壮夫今已老”。

第三次总督三边任上，杨一清的心中，满是矛盾交织。他深感往事悠悠，总是触景生情，但心境是矛盾的。一面觉得自己年事已高，应该功成身退；一面又深感守边责任重大，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再做些事情。

对于杨一清三度坐镇西北，苦心孤诣维护边疆安定，明世宗心中确有感激。他诏杨一清为吏部尚书，加少师，仍兼太子太傅。不久，加特进左柱国、华盖殿大学士，成为内阁首辅。但由于各种复杂的环境和政治斗争，杨一清的晚年多落职闲住，最后郁闷而终。

自杨一清第三次出任三边总督后，三边总督遂成为定制。后来虽有大臣建议裁撤，也没有得到朝廷同意。